



OPERATION VALKYRIE

刺杀希特勒

〔西班牙〕赫苏斯·埃尔南德斯 著
陈皓 译

译林出版社

013067280

K516.44
35



K516.44
35



北航

C1674954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刺杀希特勒 / (西) 埃尔南德斯著; 陈皓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447-4052-4

I. ①刺… II. ①埃… ②陈…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事件—通俗读物 IV. ①K15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3932号

OPERATION VALKYRIE by JESÚS HERNÁNDEZ

Copyright: © 2008 by EDICIONES NOWTILUS. S. 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NOWTILU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eijing Penfeiyili Book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211号

书 名	刺杀希特勒
作 者	〔西班牙〕赫苏斯·埃尔南德斯
译 者	陈 皓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胡玲琴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052-4
定 价	29.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1944年7月20日，这是二战史上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在拉斯登堡元首大本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上校将一枚炸弹安放到了离阿道夫·希特勒仅一米之遥的地方。炸弹爆炸了，但希特勒却因为一连串不可思议的偶然事件死里逃生。随后柏林发生了一场政变，也因为刺杀行动的失败而全军覆没。纳粹统治从未如此接近灭亡，但却像他们的领袖一样，奇迹般地逃过一劫。难怪希特勒在刺杀行动失败后会坚信天神站在他这一边了。从炸弹爆炸到政变被完全镇压总共十二个小时。这十二个小时里发生的故事，不但被数不清的书籍所记载，还被数次搬上银幕。迄今为止很少能找到其他被分析得如此详尽细致的历史事件，这让人们觉得那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已经清晰无误，与事实相差无几；与此同时，历史学家却对那一天发生的很多细节莫衷一是。只要我们随意拿起两本有关7月20日密谋案的书籍就会发现，不同作者笔下的描述多有出入，甚至可能截然相反。

写作本书需要进行一番与一般侦探小说不同的研究。在这些作品中，对于同一起案件，调查者往往会收集证人们提供的证词。案件虽然发生不久，但每一位证人在案发时都处

于不同的地点，所以他们的证词也大相径庭。但在小说的最后，侦探主人公总会将所有棘手混乱之处都梳理妥当，然后揪出真凶，使读者大感意外。但是对于7月20日密谋案，需要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证人在二战结束前都被杀害或是自杀了。幸存下来的那些人，在此事发生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之后都没有留下任何笔头记录。

在这样的情况下，重新复制那天发生的一切是个不可能的任务。每当研究者认为他已经理清所有棘手混乱之处，可以将各个版本的疑问都解释清楚的时候，往往又会出现不合情理的新史料，将已经得出的结论再次置于疑问之中。细致探求1944年7月20日的历史真相已经成了一件西西弗斯似的工作^①，它考验着历史学家的耐心。

正如前文所述，研究者掌握的资料很有限。关于这场阴谋的大部分文件都被策划者或他们的朋友亲人毁掉了。落到纳粹政府手中的那些材料，在他们用来将上千人扣上嫌疑者的帽子之后，也被毁掉了。少数保存下来的文件又在后来的轰炸中化为灰烬。

关于此事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是《卡尔登布隆纳报告》。这是一份盖世太保在刺杀行动后撰写的记录，其中收集了一些每日呈给希特勒亲览的报告，但这些报告的价值却很有争议。它们并不是长篇陈述，而只是一些孤立的句子，缺少语境，

^① 西西弗斯是《荷马史诗》中的人物，因受诸神处罚，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又滚下山去，后指徒劳无功的工作。

还掺杂着编纂者的评论，其中更多的是对行刺人进行道德谴责，而不是发现真相。另外，很多情况都不是出于严谨的陈述，而是出于负责审讯犯人的盖世太保之手。

除了缺乏值得依据的史料，我们还需要考虑刺杀事件发生后德国的特殊情况。直到二战结束，关于7月20日那场刺杀的回忆一直在被渐渐淡化，甚至被完全遗忘。因为纳粹宣传的毒害和政治迫害的威胁，德国人最终相信，这件事情正如纳粹政府千遍万遍重复的那样，不过是“一小撮罪恶军官”所策划的阴谋。而当事人所遭受的残酷报复使得心怀不满的军界各方人士不愿意再次组织另一场政变。从此之后，德国人更加维护纳粹政府，再也没有发生过新的刺杀事件。

德国战败之后，战争的胜利者——不管是西方国家还是苏联——都对宣传德国本土反纳粹组织的抵抗活动——比他们想象的更多，更严密——兴趣索然。也许，同盟国这么做是为了掩盖他们对这些活动缺少支持的失误，或者他们希望将德国社会作为一个支持纳粹的整体来加以谴责，不愿留下一点例外，以便享受对战败者的道德优势，并利用他们建立新的秩序。当权者也反对出版此类题材的书籍和文章。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对纳粹的抵抗活动变成了一个不能触碰的话题。直到几十年后，当德国人决心重建他们的国家在伤痕累累的第三帝国时期失去的道德的时候，这些史实才被重新发掘出来。

7月20日的刺杀事件也被隐藏在那道沉默的帘幕之后。这样发展下去的结果则是，当证人们终于打破沉默开口说话的

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太久。他们的回忆已经不再清晰，他们经常把不同的事情弄混淆，或者把几件事说成是一件事。另外，不少人为了突出自己在那场事件中的作用，有意无意地“加工”了回忆；还有不少人说自己亲历了某些场景，但却在时间上有悖于逻辑。所有这些都使得历史学家不得不进行大量的工作，才能将当天发生的事情以一种可以接受的方式重现出来。也使得他们不得不承认，有些事情永远湮没在了黑暗之中。准确无误地揭开历史的真面目已是件不可能的事情了。

读者在阅读本书的时候，需要清楚地了解这些局限。作为作者，我会竭尽所能贴近最为广泛接受的历史版本。本书所述的所有故事都有研究者的结论做依据，所有的对话都有确切可信的来源。当某个结论在历史学家中存在争议的时候，我会指明分歧的存在。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讲述一个尽可能与历史接近的故事。

但是，正如上文指出的那样，我们很难保证对7月20日密谋案的叙述完全符合历史。同样，当我们试图接近该事件的主人公——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上校的性格的时候，也遗憾地碰到了同样的情况。

假设施陶芬贝格上校的行刺计划成功了，毫无疑问，今天的我们几乎会对他全部的生平和性格了如指掌。如果关于他的资料浩如烟海，任由历史学家畅游的话，我们当能读到他的手稿和信件，也不难从中看出，这位千钧重担一肩挑的英勇战士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然而，命运没有让施陶芬贝格如愿以偿。历史可能会为

他保留一个耀眼的位置，但天意弄人，短短一日之内，他原本能够成为纳粹的终结者，却最终被这个他付出全部力量去推翻的政权杀害。他的名字永远与1944年7月20日的失败政变连在了一起。

施陶芬贝格死后，盖世太保对他柏林的住所和班贝格的家进行了细致的搜查。他的家人立刻被严密监控。纳粹警察没收了他们找到的所有文件，连最小的纸片都没有放过。这些材料是历史学家浓厚的兴趣所在，然而却踪迹全无。它们的下落完全成了一个谜。它们有可能毁于轰炸，也有推测说它们落入了苏联人之手。对西方各国史料的研究给出了很负面的结论：施陶芬贝格的文件连一张纸都没有留下。也许，他的笔记今天正静静躺在俄罗斯某个布满灰尘的老式档案柜里。

研究者仅有的关于施陶芬贝格的个人记录是一些写给别人的明信片（现在被收信人保留着），在法国战役中的一道命令，一篇打字机写就的，附有一些手写笔记的文章；还有一份由他本人主持的会议记录。毫无疑问，盖世太保没有为未来的历史学家提供方便。除了上述直接与施陶芬贝格有关的、非间接性的资料之外，还有另外一些零星的资料也记录了关于他的蛛丝马迹。^①这就是历史学家能够找到的全部原始史料了。

① 位于弗吉尼亚的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了德军参谋部组织处的作战日记，其中提供了涉及施陶芬贝格活动的一些信息。一些保存在德国弗莱堡的档案记载了施陶芬贝格担任组织处二组组长期间签发的几道命令。

显而易见，凭借这样一些细枝末节的材料是不可能完成一个人的生平传记的。所以，历史学家不得不向所有认识施陶芬贝格的人们征求证据。这些证词多数采集于19世纪60年代，并被幸运地保存了下来。尽管夹杂了个人或主观的评价，它们依然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

所以，虽然本书旨在向读者讲述1944年7月20日发生的所有事情，它却可能不尽完美。但我认为，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是可以将那一幕可信地重现出来的。另外，我希望把这个故事从头到尾都讲述得扣人心弦，尽管它的结局早已被人知晓。

为了达到我的第二个目的，我不得不舍弃了一些材料——如果将它们都写进来，会使叙述变得拖沓冗长。需要加以注意的是，以不同方式牵扯进7月20日刺杀事件的人员多达百人，其中值得一提的有数十人。但对这些人的介绍会影响这个故事的主线，也会将我们引向抵抗纳粹运动的万千枝节中去。

考虑到情节的紧凑和趣味性，我希望最大限度地简化史料，尽可能地令读者免于像阅读学术著作那样被过量的信息所淹没。无论如何，为了至少提供一份关于本书涉及的配角资料，我在本书的最后加入了一章对这起事件中众多重要人物的介绍。另外，读者也可以把该章节作为“人物表”，以便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迅速查询出场诸人。

我希望，这本讲述先人事迹，讲述1944年7月20日政变的发展和结果的书不会有上文提到的缺陷，而读者在了解历史的同时，也会像读小说一样享受阅读的快乐。这件事情

本身足够惊心动魄，而现在，轮到作者去将当年的激情、焦虑、失败、恐惧和投降一步步付诸笔端——记录那惊心动魄，险些改写了历史的一天。

在战争中，不起眼的小事可以决定大事。

——朱利乌斯·恺撒

目 录

前 言	1
遭遇历史	1
第一章 抵抗	13
第二章 暗杀	27
第三章 施陶芬贝格	42
第四章 密谋	66
第五章 准备	81
第六章 狼穴	99
第七章 爆炸	112
第八章 班德勒大街	120
第九章 希特勒反击	135
第十章 回应	143
第十一章 巴黎加入政变	151
第十二章 灾难将至	155
第十三章 吉庸岩会议	161
第十四章 政变被镇压	165
第十五章 元首的声音	174

第十六章 巴黎恢复平静·····	180
第十七章 报复·····	183
第十八章 审判·····	192
第十九章 处决·····	202
第二十章 政变为何失败·····	209
附一 对本土防御伞兵部队的意见（节选）··	224
附二 暗杀受害者名单·····	226
附三 第一道命令·····	228
附四 第二道命令·····	230
附五 7月21日希特勒的讲话·····	232
附六 戈林元帅对空军的讲话·····	235
附七 海军元帅邓尼茨对海军的讲话·····	236
附八 德国报纸关于暗杀的报道·····	237
附九 西班牙报纸关于暗杀的报道·····	238
附十 波图德·施陶芬贝格专访·····	240
1944年7月20日时间表·····	245
历史遗迹·····	247
主要人物·····	252
影视作品·····	263
参考书目·····	266

遭遇历史

若想了解某起历史事件，没有比亲临现场更好的方法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通过阅读去了解某个具体的历史场景的。此时，只能通过一种感觉——视觉来感知整个事件。哪怕我们拥有丰富的想象力，脑海中的人物栩栩如生，场景历历在目，却依然不可避免地欠缺纵深认知历史的能力。然而，当我们亲临当年遗迹的时候，却会有另外的诸多感觉一齐袭来。也许你正和当年此地的那些人物一样，感受着同样的心情，呼吸着相同的气息。此外，迎面扑来的还有一种难以形容，或难以定位的第六感。那是一种特别的震撼，让你心神不宁地体察到，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更久之前，站在同一个地方的人们所经历的那些激情、曲折、恐惧和欢乐，始终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存在着。在这样的时刻，历史已然成了无足轻重的变量；真正重要的是，当年的历史人物和今天的参观者正处于同一个坐标之上，在两个现实之中存在着真实的一致性。这样的对接激发了一种强烈而又无法描摹的情怀。

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的地堡遗址就是一个例子。第三帝国在这里度过了最后的时光。那时候，此地曾发生过许多戏剧性的事情，比如，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在这里自杀，随

后被焚尸；戈培尔全家也是在这里自杀的。战后，这座坚固的建筑被苏联人摧毁，除了高大的墙壁完好无损外，其他部分均被成吨的泥土填埋。地堡位于东柏林，所在区域与柏林墙近在咫尺。1989年，这里重新开放，矗立起了几个街区的房子，还有一个方便周围居民的地上停车场。这些就是今天的人们能见到的全部东西，就像在任何一个城市的任何一个居民区所见到的景象一样。但是，历史爱好者和游客依然在源源不断地涌来。

“希特勒地堡”深埋在地下十五米的地方。多数人造访这里是出于纯粹的好奇心。当快速放眼四周，并发现唯一指明地堡存在的东西只不过是停车场旁边草地上的一块信息牌时，大多数旅游者在做出一个失望的表情之后，便展开手中的地图，向着另一个更值得拍照的地方走去。比如查理检查哨（Checkpoint Charlie），在那里，他们甚至可以遇到装扮成当年美国士兵的卖艺人，只要付一点小费，就可以和他们合影留念。但是，还有一些访客，在仔细地阅读了信息牌上所有的介绍之后，开始慢慢地沿着停车场散步。他们参阅地图，确定脚下地堡的方位和面积，在脑海里丈量着它的边缘和分布，努力想象着自己目前正位于哪一间房间或大厅之上，并试图找到那位纳粹元首和他的妻子殒命的房间——它现在依然存在——的地上位置。

真正想了解此地历史的人们，不会在乎举目望去仅能看到的一些非私人住房，一处带有入口栏杆的停车场和几片柔软起伏的草地。他们会心有灵犀地体察到，地下涌动的暗流

正在将几十年前此地发生的一幕幕悲剧中那些微茫的、难以觉察到的光亮传到自己身上。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曾经见证过那场象征着第三帝国陷落的最后一幕的瓦格纳式戏剧中细微但真实的一部分。

为了寻找相似的感觉，2007年夏末，我向着一个地方走去。那里堪称二战最重要的地点之一，但却全然不为公众知晓。它的名字叫“狼穴”。德语是“Wolfsschanze”，英文则是“Wolf's Lair”。在那里，欧洲和世界的历史险些在几分钟内被改写。在那里，1944年7月20日，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伯爵放置的一枚炸弹差点儿结束了希特勒的生命。

此处现属波兰，但在二战时期还是德国的领地。当年的军事设施保存得还算完好。二战后，斯大林在西方盟友的支持下确定了两国国界，把这块位于东普鲁士的土地划给了波兰。它坐落在波兰的东北边陲，土地平整富饶，葱茏的小树林点缀其中，当年占据了好几个广阔的庄园。他最初的主人属于“容克”^①，从中世纪开始，这里就是他们的家族产业。1940年，希特勒决定在这块人烟稀少、靠近俄国边境的地方营造一处大本营，于是此地建起了木质的营房和墙壁厚达三米的地堡。毫无疑问，希特勒在那个时候已经在考虑对苏联作战了。一年后，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

从“巴巴罗莎”计划开始的那天起，狼穴就成了希特勒最主要的大本营。这里距波兰城市肯琴（Ketrzyn）六公

① 普鲁士大地主贵族。

里。当肯琴还是德国领土的时候，它的名字叫做拉斯登堡(Rastenburg)，因此，很多时候人们也用拉斯登堡来命名这座大本营。这是一座舒适的小城，从教堂和建筑鲜明的样式，可以清晰地看出德国时期留下的遗迹。作为漫长的共产主义时代的产物，很多居民区都保留着那个时代的典型特色，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城市的整体性。尽管看得出来，人们试图通过重建德国时代留下的老建筑来对抗千篇一律的苏联风格，但要恢复城市的原貌，仍然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行。

战争期间，居住在这座平静小城中的人们，都知道附近有一座军事基地。但是，没有人想到元首会亲临此地。出于对纳粹军事警察的恐惧，也没有人提出不合时宜的问题。所有居民都没有觉察到希特勒就在他们附近。

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的狼穴大本营也像过去一样，不为周围的居民所关注。今天的肯琴，也就是当年的拉斯登堡，并不是什么旅游热点。最吸引游客的地方是东边的马祖里湖一带。在那里，人们可以露营、漂流、做水上运动，或者在当地众多旅馆中挑选一个休息。但是，在肯琴却找不到任何这样的地方。这座城市平淡而迟暮，曾经的辉煌已如黄鹤西去，只剩下对旧日时光的追忆和怀想。

尽管如此，当我到达肯琴的时候还是发现，不多的几条保留着德国时代氛围的街道，至今风韵犹存。从建筑中体现出来的鲜明的波罗的海风格，会把造访者带回到当年那段令人深思和忧伤的岁月中去，从而在喧哗的现代生活中寻到片刻安宁。在这里，我感觉自己随时都会遇到伊曼努尔·康德。